

研究生教学用书

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

西方古典文论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in Classical Western
Critical Theory*

张中载 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SELECTED READINGS
IN CLASSICAL WESTERN CRITICAL THEORY**

西方古典文论选读

张中载 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京)新登字 15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古典文论选读/张中载编.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1

ISBN 7-5600-1611-1

I. 西… II. 张… III. 社会科学-理论-西方国家-对照读物-汉、英

IV. H319.4:C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9849 号

西方古典文论选读

张中载 编

* * *

责任编辑:叶向阳

出版发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cn>

印 刷:北京市鑫鑫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3.75

字 数:325 千字

版 次:2002 年 10 月第 2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书 号:ISBN 7-5600-1611-1/H·918

定 价:28.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010)68917826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010)68917519

前 言

要编这部书的想法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那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开始讲授“西方古典文论”(从柏拉图至 19 世纪)和“20 世纪西方文论”。

当时遇到两个困难：一是教材不足。我们用的教材是：Hazard Adams 编的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Hazard Adams 和 Leroy Searle 合编的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 和 David Lodge 编的 *20th Century Literary Criticism*。这三种书都是进口的，书价颇高，且需外汇。听课的人不少。除了研究生，还有国内访问学者，往往多达二十余人。而每种书籍却只有十余本。“僧多粥少”，不得不两人合用一本书。这对学习显然不利。后来，书的数量虽略有增加，仍不能做到人手一本。其实不少大学的外语系也想开西方文论课，却苦于缺乏教材。

再者，众所周知，西方文论即便对于西方的大学生、研究生来说，也是一门难对付的课程，让许多学生望而生畏。西方文论不同于我国文论。我国文论强调人的情感和个人经历，关注文采、文体和审美精神，比较容易读懂。西方文论则重理论和理性，不那么重视感悟。因为强调逻辑、推理、阐述、论证以及论证的依据，就比较抽象、晦涩，难懂。不少西方文人写出的诗、散文、戏剧，读起来让人赏心悦目。可是，一写文论，文章就变得抽象、晦涩，让人莫名其妙。18 世纪德国的席勒便是一例。

西方人读西方文论尚且如此，我国的青年大学生“啃”洋文论，其艰苦是可想而知的。

授课者也觉得文论课不好讲。如果把原本抽象、晦涩、难懂的西方文论，讲得也抽象、晦涩，岂不是要把听课的学生送入梦乡？

师生对这两门课程均有一种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爱其有用，爱其涉及的知识面之广(文学、艺术、美学、哲学、历史、心理学、社会学……)；恨其抽象、难懂。

显然，要深入浅出地把西方文论课讲好，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以上种种使我萌发了编一部适合我国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使用的西方文论书籍的念头。近年来,我国知识界掌握英语的人日益增多,对西方文论有兴趣者也不在少数。我相信这部书的读者不会仅限于大学外语系的师生。

编这部书有两个目的:一是解决想读书却读不到书的问题;二是设法让我国读者(主要是懂英语的读者和青年学生)读懂这难读懂的英语版西方文论。为此,我想从以下几点入手:一是精选材料。文论和文论家不求全,只选各历史时期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文论家和文论。鉴于一个学期只有16或17周的上课时间,不少重要的文论家也只好割爱。入选的文论也不求其全,只选用每篇文论中必须掌握的部分,略去那些并非非读不可的段落。使读者既不失全貌,又能掌握一篇文论的精华及其主要思想论点。

我曾经同我国及美国教和学西方文论的教授、研究生、大学生研讨过西方文论的教学问题。把这研讨所得和近几年教学的心得也溶入此书的编写中。

近年来,关于西方文论的中文版专著和译作已有多部问世。这部书的文论文本和参考书目用英语,作者介绍和内容提要用中文。作者介绍、内容提要和注释将帮助读者理解文章的内容。

关于注释。考虑到本书的读者主要是大学英语系的本科生、研究生,注释中绝大多数人名、地名和书名不译成中文,以便读者熟知这些英语名词。注释的选择原则是:构成理解困难的;有利于扩充学生知识的。一般英汉词典和英英词典能解决的,不注释。

这部书的文论选自:

Adams, Hazard. Ed.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New York: Harcourt, 1971.

Adams, Hazard & Searle Leroy. Ed.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 Tallahasse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0.

Richter, David. E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Classic Texts And Contemporary Trends*. Boston: Bedford Books, 1998.

导 论

先要界定名词。但界定名词总是难。

在我们眼前出现的名词有：“文学评论”(Literary Criticism)、“批评理论”(Critical Theory)、“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文学艺术理论”(Theory of Art and Literature, 简称“文论”)。英国人爱用“文学批评”；美国人常用“批评理论”。这两个名词的广义都指与文学艺术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对具体文学艺术作品的批评(评论)。德国人在用“文学批评”一词时,取其狭义,指对具体文学艺术作品的批评。我们中国人用“文学艺术理论”或“文论”时,所指主要是与文学艺术有关的理论问题,虽然“文论”总是难以脱离对具体文学艺术作品的评论。

“Criticism”(“批评”)一词源于拉丁文“Criticus”和希腊文“Kritikos”,义为判断或评价。在中世纪,此词只用于医学,指病人处于“危急状态”。所以,今人仍用“Critical Condition”指“危急状态”。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它又恢复了判断、评价的古老原义。后来,“批评”逐渐扩展其所指,取代了广义上的“诗学”(Poetics)和“修辞学”(Rhetoric)。我们不爱用“批评”一词,因为它常同“批评缺点和错误”联系在一起,一说到“批评”,就联想到缺点和错误。

在英国,第一个把“批评”用于指“正式的文学讨论”(any formal discussion of literature)的是 17 世纪著名诗人、戏剧家和批评家约翰·德莱顿。从他所写的《论戏剧诗》(*An Essay of Dramatic Poesy*, 1668)和其他文论可以看出,英国过去的文学批评轻理论,重具体作品的分析,个人印象多于系统阐述。

文论除对具体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批评外,主要阐述与文学艺术有关的理论问题,如文学艺术的特性、功能、价值、与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创作的方法和源泉、文类、审美力和审美标准,以及文学批评的各种方法。

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在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文学艺术涉及四个要素:作品、作家、世界和读者(观众)。四个要素之间的

关系构成了：作者与作品的关系，作品与读者的关系，作品与世界的关系，作者与世界的关系，作品与作品的关系。

从古至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群体，各种文论在论及这四个要素时，或强调作家，或突出读者，或侧重作品，从而形成文论的各种流派。文论也就在各种不同的思想观点的冲撞和融汇中向前发展。

文论家对文论进行分类。一种分类是：立法型文论，阐述如何进行文学创作，如何创作出好的作品。理论型文论，或称文学美学，对文学和美学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描述性文论，分析、评论具体的文学作品。这是一种宏观的分类法。

另一种微观分类法则从四要素之间的关系出发对文论进行分类：摹仿理论(Mimetic Theory)、修辞理论(Rhetorical Theory)、表现理论(Expressive Theory)、形式理论(Formal Theory)等四种理论。摹仿理论阐述文学艺术作品同世界的关系。它认为，文学艺术作品摹仿、反映人的行为和客观世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柏罗丁等持此观点。

修辞理论强调文学艺术作品同读者的关系，亦即文学艺术作品应如何教导读者并给予读者愉快。读者应具备什么品质，才能正确地欣赏文学艺术作品。古罗马文论家贺拉斯可以说是最早、最有影响的修辞文论家。他说，诗作应该做到“或者给人以愉快，或者给人以教诲，或者，如果可能，同时给人以愉快和教诲。”但丁和约翰逊则更强调教诲，认为愉快只是达到教诲的一个手段。锡德尼和德莱顿则把两者放在同一重要的地位。这些文论家强调文学艺术作品的教化作用，因此，也可以称他们为德育文论家。

这些文论家还认为，要写出好诗，诗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诗人的天赋和遵循艺术创作原则。

这一理论盛行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18世纪末开始衰落。

表现理论强调文学艺术作品与作家(艺术家)的关系，尤其是作家心灵的特殊功能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作用。这一理论流行于18世纪以及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持这一观点的有18世纪和19世纪的浪漫派诗人，如华兹华斯、柯尔律治等，心理分析派的弗洛伊德和荣格等。

当理论的重点转向诗人(作家)，亦即转向作家用自己的智慧、天赋、灵感、感情进行创作时，作家的精神或心灵、意识、潜意识、无意识等问题也就自然成为关注和讨论的对象。

浪漫派诗人认为，人的心灵不是被动地通过感官接受外部事物，它有主动的、积极的创造功能；人的心灵可以创造自然。浪漫派诗人反对那

种认为诗人只是摹仿人的行为和客观世界的论点。于是,摹仿论让位于创造论。到了19世纪末,奥斯卡·王尔德把这一理论推向了极端,提出不是艺术摹仿自然,而是自然摹仿艺术。

由此可以看出,这一变化意味着文论的重心已从客观世界转移到主观世界,即从外部世界转移到内心世界。从理性转移到感性。于是,个人和特殊性超越了集体和普遍性,成为被关注的中心。作家的地位提高了。作家如何进行创作,他的心理与创作的关系等就成了人们研究的对象。

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20世纪上半叶,这种以研究作者为中心的表现理论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对作品本身的研究。形式理论成为新的潮流。形式理论认为文艺的本质在形式,不在内容。因此,应该研究的不是文学艺术的外部联系,如社会文化背景、历史、作者的心理与经历等,而是文艺的形式。既然文艺的本质在形式,不在内容,就必须从形式的角度去观察文艺、分析文艺、总结文艺的规律。主张这一理论的文论家致力于剖析文学的构造原则,深入细致地对文学作品本身进行分析。

形式理论是对以作者为中心的表现主义、浪漫主义、心理分析的文论的一种反拨。

结构主义是形式理论。法国结构主义文论家罗兰·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一文中写道:

如果我们想了解一部书面叙事作品的全貌,我们会看到,作品从编码最严密的部分(音位层,甚至音素特征层)开始,逐步扩展到灵活结合的终点——句子,然后又从还灵活的小句组(微序列)出发,伸展到大的行动,大的行动形成一个严密的数量有限的代码。这样,叙述作品的创造性(至少在“生活”的神话的外表下)也许就在两种代码——语言学代码和超语言学代码之间。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说,艺术(就该词的浪漫意义而言)就是陈述细节,而想像就是精通代码……叙事作品的功能不是“表现”,而是构成一幅景象,一幅对我们来说还是大惑不解的,但又不可能属于摹仿的景象。

可见,形式理论把研究文学艺术的重点从内容转移到了形式。对文艺形式的研究和讨论是20世纪西方文论的一大特点。

形式理论的盛行不可避免地带来对艺术功用的否定。现、当代形式

理论文论家对文艺是否应容纳政治、伦理功用多有否定。贝内代托·克罗齐在《美学原理·美学纲要》一书中提出了四项否定：艺术不是物理的事实、功利的活动、道德的活动和概念的活动。

在文学艺术的研究和讨论中，只讲内容不讲形式，或只讲形式不讲内容，都是不全面的。

同样，只讲文学艺术的功用，或否定文学艺术的功用，也是片面的。

为什么要学习文论(中外文论)?

我想，学习文论至少有以下几点益处：

一、扩充知识，开阔视野。文论涉及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美学、文学、艺术、文学史、历史等多种人文社会学科，学了文论，可以熟悉多学科的知识。

二、掌握审美标准，提高审美力。18世纪英国著名文人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和戴维·休谟(David Hume)在《论审美》和《论审美标准》中论述了审美问题。伯克在他所写的《关于崇高美和秀丽美概念起源的哲学探讨》的论文中写道：“对艺术的正确判断也可以称之为上乘的审美力；而上乘的审美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感受力。如果一个人无心于想像的乐趣，他就不会在欣赏艺术作品时运用想像力去充分掌握作品的内涵。”他又说：“众所周知，判断力的提高有赖于知识的扩充、对作品专注的审视和判断力的经常应用；而审美力的提高是与判断力的提高同步的。”

一部小说，一台戏剧，一部影片，普通人从中看热闹，寻娱乐；审美力上乘者都不仅能从中得到娱乐，并能洞察作品的内涵。

三、分析、评论文学艺术作品。

以我国著名小说《红楼梦》为例。

“旧红学”关注“索隐”、“探微”，故称“索隐派红学”。这种方法既有形式主义的文本细读，即从字里行间探索“微言大义”，“探”出“所隐之事，所隐之人”，又同时是社会学的，即从“所隐之事，所隐之人”看出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

五四运动后的“新红学派”又把《红楼梦》看做是作者曹雪芹的自传性小说，称“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文学政治学批评家从中看出清朝雍正、乾隆两代王朝的政治风云和斗争，透过一个由盛而衰的贵族家庭窥视封建贵族社会的黑暗政治。

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看，《红楼梦》“有涉于世态”，揭露贵族家庭和官场的腐败和荒淫无耻。正如书中柳湘莲所说：“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

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又有不同的伦理道德观。封建时代的道德观视贾宝玉为纨绔子弟,现代人则看到了他的超凡脱俗、叛逆精神和对被压迫女性的同情。

女性主义者和社会性别研究者对大观园里的“女儿国”水分感兴趣。在男权统治的大观园,女人是任意被男人蹂躏的牺牲品。但女辈也不都是弱者。刚烈之女有晴雯、鸳鸯;精强狠辣,极尽权术之能事的有王熙凤。在《红楼梦》的第一回,作者写道:“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之泯灭也……”作家借书中人物之口,说出了“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

一部《红楼梦》让人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残酷、最愚昧、最卑怯的部分,便是对妇女的歧视、欺压、摧残和凌辱。

对文化研究者说来,《红楼梦》又是研究那个时代的许多文化现象(诸如诗歌、戏曲、习俗、礼仪、服饰、食文化等等)的绝妙佳作。一部《红楼梦》或仙或神,或谈情说爱,或谈天说地,或论学论艺,或饮饌或声容,或器玩或颐养,或叙贵族生活,或描写平实的市民生活,或写人情世故,民俗风尚,无不富有文化意蕴。

学西方文论,无论是古典的或者现当代的,不能统统采取“拿来主义”。有的是可以“拿来”为我所用的。有的则不能“拿”。就像“进口货”,也是有好有坏的。切勿以为,凡是“洋货”,一定好。

目 录

前言	1
导论	3
一、柏拉图：《理想国》.....	1
二、亚里士多德：《诗学》	27
三、贺拉斯：《诗艺》	62
四、郎吉努斯：《论崇高》	86
五、柏罗丁：《论智能美》.....	117
六、阿奎那：《〈圣经〉的性质和范围》.....	129
七、斯卡利杰：《诗论》.....	134
八、锡德尼：《诗辩》.....	153
九、培根：《学术的推进》.....	176
十、霍布斯：《对德文南特为〈冈迪伯特〉 所写的序言的解说》	182
十一、高乃依：《关于情节、时间和场景的统一》	197
十二、伯克：《关于崇高美和秀丽美概念起源的 哲学探讨》	217
十三、休谟：《论品味的标准》.....	241
十四、约翰逊：《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	266
十五、莱辛：《拉奥孔》.....	290
十六、歌德：《歌德谈话录》.....	302
十七、席勒：《美育书简》.....	309
十八、阿诺德：《批评在目前的作用》.....	329
十九、尼采：《悲剧的诞生》.....	341
二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360

柏拉图

《理想国》

柏拉图(约 428—347 B.C.)

要了解西方哲学和文论,不能不读柏拉图,因为他是西方哲学和艺术理论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艾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鲁说:“整个西方哲学只是柏拉图的一个脚注。”而诗人又把他看做是诗人。英国 19 世纪著名浪漫派诗人雪莱曾说:“柏拉图主要是个诗人。他的意象的真实和壮丽,他的语言的音乐性有很强烈的震撼力。”

柏拉图写的近四十篇对话涉及存在的本质、认识论、正确行动的目的、有秩序的社会的结构、真理、艺术的本质和意义,美与爱的意义等诸多问题。柏拉图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学派之间的争议延续了上千年,构成西方思想史的主干。无论是公元 2 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17 世纪下半叶的剑桥柏拉图主义者,还是 19 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唯心主义者,都可以说是柏拉图思想的继承者。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三位古希腊哲学家共同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

柏拉图思想的诞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公元前 404 年,雅典沦为斯巴达的附属。30 个专制统治者统治了雅典 8 个月(404—403 B.C.)。雅典人驱除了这些寡头政治统治者,重建了雅典城邦。然而,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促使雅典人必须制定一套新的道德、伦理、政治和教育规范,以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和社会。

如果说公元前 5 世纪希腊以其辉煌的戏剧名垂青史,公元前 4 世纪它则以其各种杰出的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写下世界历史灿烂新篇章。这是希腊散文极富创造性的年代,而文学在保持上世纪所特有的诗意的同时,具有更明显的理性色彩。此时的国家领导人和哲学家都认识到,要防止斯巴达入侵和寡头政治再度出现,必须以新的伦理、新的哲学和教育思想、新的精神对新一代领导人进行教育。

公元前约 385 年,柏拉图在雅典城附近建立了一所学园,对学生进行哲学、数学和天文学教育,旨在把一批青年人培养成国家栋梁之材。柏拉图在他所建立的学园从教长达 41 年之久,可谓终身奉献给了希腊的教育事业。其间他写了 27 篇对话。对话体并不是柏拉图的首创。他

的老师苏格拉底在他之前就采用了问答的对话形式,通过争辩,探讨许多问题,例如什么是美,什么是爱情、勇敢和友谊等抽象问题。这种对话体的文章通过两人的对话和辩论,对许多问题作出界定。20世纪的思想家,和俄罗斯的米哈伊·巴赫金,对古希腊的这一对话体有很高的评价。因为这里包含着真理越辩越明、真理绝非一家之言的哲理。这种方法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辩证法”。因此,可以说,西方辩证法的老祖宗是苏格拉底。柏拉图用对话体阐述他的各种思想理论,使这一文体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8年,卒于公元前347年。他生活的时代是雅典的“黄金时代”结束、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这个动荡的时代。“乱世出英雄”。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这先后不出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东方和西方哲人辈出,争奇斗艳,蔚为壮观。在中国有老子、孔子等。在印度有释迦牟尼。在希腊则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

在古希腊,柏拉图所处的时代正是阶级斗争日益激烈,奴隶制城邦制度走向衰落,奴隶主阶级要求废除民主政体,实行强有力的专政的时代。柏拉图是西方文学史中第一个写出乌托邦式的理想国的人。他写的《理想国》(或译作《共和国》)同16世纪英国政治家和学者托马斯·莫尔写的传世之作《乌托邦》,与他同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坎帕内拉,和19世纪英国人威廉·莫里斯的乌托邦式小说,以及我国东晋末年文人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记》很不同。

西方文艺复兴后的哲人和文人以及我国的陶渊明等人笔下的理想国往往是一个摆脱了社会邪恶、阶级剥削和压迫,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而柏拉图的理想国却是毫不隐讳地主张建立奴隶主阶级专政。他是公开反对雅典的民主政治和城邦制度的。在他的《理想国》中,人的高低贵贱是以阶级划分的。在书中,他把公民分为三等,把人分为九等:统治者是神用金子造的,属首等;武士是神用银子造的,次之;农夫和手艺人神用铜造的三等公民。而广大的奴隶则入了“另册”,没有资格列入有等级的公民。他还强调,这种等级制是固定的,永恒的。

柏拉图建立起一整套哲学体系。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人如何获取知识,而一切知识都是理念的知识。理念论(idealism)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核心;理念论也是他的美学和文艺思想的理论基础。理念论也是当代读者觉得难以理解的一个哲学概念。

柏拉图同另一个杰出的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460—370 B.C.)的观点不同。德谟克利特把客观世界视作文学艺术的原型,而柏拉图则把

理念视作万物的原型。这就使这两人的哲学思想形成两个对立的早期唯物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从感觉开始的。柏拉图则否认感觉能反映客观世界,是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他认为一切知识都建筑在概念上。而人的概念(idea)只是理念(ideal)的摹本。概念是主观的,理念是客观的;即理念是万物的原本,而物质世界中的万物只不过是理念的摹本。

那么,什么是柏拉图所说的“理念”呢?它是存在于客观世界之外,存在于人心之外的某种神秘的东西,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东西。它是神的创造。柏拉图用床作例。他说:“床不是有三种吗?第一种是自然界中早已有的,不妨说是神创造的,因为没有人能制作它。”他据此提出了世上有三种床:第一种是“理念的床”;第二种是木匠制作的床;第三种是画家绘制的床。而三者中只有“理念的床”才是床的真实体,而木匠制作的床只不过是“具体的床”。这对在唯物论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国青年,听起来确实是奇谈怪论。对我们说来,物质的实际存在,即床这个实体,是第一性的。而柏拉图则认为,理念世界是第一性的,感性世界是第二性的,艺术世界是第三性的。因此,他认为画家绘制的床只是“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我们得到的是这样一个公式:理念世界→现实世界→艺术世界。就以教室中的课桌举例。按照柏拉图的理论,“课桌的概念”是永恒的,超越时空的,而学生所用的课桌则是暂时的,是总有一天会消亡的。而物质的课桌来源于概念的课桌。因为,根据柏拉图的理论,如果木匠的脑子里没有床的概念,他就不可能制作出实体的床。也就是说,一张物质的、实体的床的结构是先木匠的脑子里产生的,然后木匠根据床的概念,用手制作出物质的床。

柏拉图提出理念主义的背景是当时诡辩学盛行。诡辩学如今是个贬义词,名声不好。但是诡辩学者起初并非一群四处与人诡辩之士,而是讲授修辞与作文的教师,亦即在运用语言技巧上学有专长,并以此为业的人。他们声称他们掌握的语言学能使人获得真善美的知识。柏拉图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理论。他认为,语言不可能带来真善美,只有概念的世界才能完成这一任务。

理念论既是柏拉图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美学和文艺思想的理论基础。他的政治和伦理哲学支配他的文艺观。他认为,现实存在于概念中,并认为,我们通过感觉观察到的客体只是概念的复制品。诗人只能摹仿事物的表像。因此,只能产生摹本的摹本,“同真理隔着三层”。他认为,诗人的创作活动使人们脱离真理,因此是社会的危险人物,必须把

他们逐出他的“理想国”。既然理念才是真实的,物质世界的万物只不过是理念的幻像、影子,那么,理念美才是美本身,才是真实的,而一切客观事物的美也只是理念美的幻像、影子。这是柏拉图美学思想的基本点。

上面已经提到,柏拉图把古希腊人分成九等。他把哲学家列为头等,却把诗人排在第六位。由此可见,作为哲学家的柏拉图对诗人是有偏见的。他的偏见在《理想国》卷十谈论“诗人的罪状”时就有所流露。他借用苏格拉底之口说:“哲学和诗的官司已经打了很久”,诗人骂哲人是“恶犬”,是“思想刁巧”的“穷乞丐”。哲人也反唇相讥,把诗人看做是下等人,并决定把他们逐出“理想国”。

在读柏拉图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时,我们深感惊叹的是早在二千多年前,柏拉图就提出了两个至今仍是哲人和文学家、美学家讨论、争辩的问题:一、文学艺术与客观世界和社会的关系。摹仿问题实际上是文学艺术反映客观现实的问题,是对生活和艺术中的美学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一种尝试。难能可贵的是柏拉图的美学思想、文艺理论一开始就毫不含糊地提出了文艺与社会的关系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二、文学艺术的社会功用问题。柏拉图强调,诗人不能违背真理,诗“不仅能给人带来愉快,而且对国家和人生都有用。……因为如果能证明诗不但能给人愉快,而且有用,我们将是受益者。”柏拉图承认诗有巨大的魔力,说明在物质生活还很不宽裕的古希腊,他已经认识到文学艺术的巨大力量。也正是因为他认识到文学艺术具有巨大的魔力,能影响国家和人生,他才认定诗人是危险人物。因此,他对待诗人的办法有二:一是逐出“理想国”,二是限制他,规范他的写作,要他不“违背真理”,服从“理性的指导”,要他去摹仿、歌颂“美德”和“真善美”。

当然,我们可以看出,柏拉图当时是站在维护奴隶主专制这一阶级立场谈论文学艺术的社会功益、美德和真、善、美。柏拉图贬低伟大诗人荷马,因为他是个没有等级的公民,是个奴隶。而希腊人民对荷马的诗却喜爱得如痴似狂。阶级立场不同,观点也就各异了。

内容提要

这里选的是《理想国》第十卷,也是全书中谈论艺术最集中,且最有影响的一卷,也是全书中最长的对话。

《理想国》开卷谈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谁是强者谁有权这个政治问题。由此产生的是究竟什么叫公平合理的问题。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

提出的设想是：所谓公平合理就是一个人应该知其位，尽其职。他由此设想出一个模范的国家，即所谓的“理想国”。在这样一个理想的国度里，人人各尽其位，各尽其职。为了实现这个理想，“理想国”的统治者必须学会如何治理这样一个国家。他们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教育中最核心的是学习哲学。而哲学的核心问题又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即存在与意识的问题。柏拉图的哲学思想是唯心主义的。他认为，理念决定存在，理念是第一性的、永恒的，而物质世界是有生有灭的，只有理念才能掌握知识和真理。

卷十谈论诗、诗人和画家，谈论文艺创作中的摹仿问题。柏拉图的文艺观的理论基础是他的理念论。所以，要了解他的文艺理论，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是第一性的，感性世界是第二性的，而艺术世界则是第三性的。他认为，一切诗人、画家都是摹仿者，荷马也不例外。而摹仿只能得到影像，得不到真理。因此，摹仿者只不过是影像的制造者，而摹仿者对每件东西的美丑是没有知识的。他说：“摹仿者的产品同自然隔着三层。”

他认为，摹仿诗人往往只摹仿人性中的情感部分，而不是理性部分，亦即迎奉人性中的无理性部分。因此，诗是以迎奉人的快感为业的，能把听众引入歧途。他主张对诗人进行限制，规范诗人的写作，使他不“违背真理”，“服从理想的指导”。否则就将他逐出“理想国”。

在谈论诗时，柏拉图提出了文艺的功用问题。他提出，只要诗“不仅能引起快感，而且对国家和人生都有用”，就可以让它存在。他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效益，否定文学艺术的情感部分，是一种片面的错误观点。因为这极易导致文学艺术成为单纯地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丧失它本身的特点，使它只有政治性而没有艺术性，从而陷入狭隘的奴隶主贵族的功利主义。柏拉图所说的对国家有用，实际上是对奴隶主统治的国家有用。

尽管柏拉图的理论和观点有以上缺陷，但是，他毕竟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有关文学艺术的一些重大问题：文学艺术摹仿现实的提出接触到了文学艺术反映现实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文学艺术的重要性（他称之为“危险性”和“魔力”）和社会效益。虽然他是站在奴隶主的立场谈文学艺术，但是，他主张诗歌要赞扬美好、净化人的心灵，要重理性、轻情感的论点仍有其积极可取的一面，不能全盘否定。

柏拉图很早就提出了视角问题。虽然在两千多年前他对这个问题

的了解还只限于对物质进行观察所采用的视角,但是,他在谈文学艺术时提出这个问题,就为后人深入发掘提供了基础和启迪。他说:“例如床,可直看,可横看,可从许多观点看。观点不同,它呈现的外形也迥异。”